

邓艺孙手札一通考释

张秀玉

安徽省图书馆藏有孙艺孙先生手札一通,内容为推荐苏曼殊到安徽师范学堂任英文及图画教师,希望得到“大公祖大人”额外补助苏曼殊薪俸一事。邓艺孙为苏曼殊好友,1909年作此信,当时邓艺孙五十三岁,苏曼殊二十六岁。此信约六百字,对苏曼殊的生平及部分成就有阐述。信中内容还涉及杨文会、姚永概等人,对研究苏曼殊及相关人物有一定价值。原文如下:

大公祖大人执事:

疏野无学,知见恶于大君子,不敢时相请见,以可接当世名哲之风徽。长上有大贤,而艺孙因在屏弃之列,则固没身之大憾。然每闻询幽隐而搜遐远,则又未尝不叹高贤之寄意远也,流俗所无也。

粤人有苏子谷者,今年未及三十,能由英文深通梵文。近时在日本,闻特成《梵文典》一书。其人图画直是近今名手,虽参用西法,而笔意简远,有倪云林之高踪。艺孙前在芜湖,同人由江南陆军学堂招邀来芜,住赭山一月,长日枯坐一室,除耽研内典外,几不知有所谓世事者,真无怀、葛天之民也。以其母倭,产后遂孤身东渡,留滞其间已三年矣。去年杨仁山先生在江南开僧学堂,邀其西渡担任功课,非为脩盼。未几,闻即返东。昨有友人及儿子辈来书,言其孑然一身,困饿不堪。前师范开堂时,艺孙尝以言之姚叔节,叔节属艺孙代为函约,而苏君绝无回音,叔节不能无介于意者。略又微言之,叔节亦当以为可,特来书言:课英文须月脩百金,图画则月五十金。而又必须先寄一两月脩金以了其旅债及回国之资。师范普通图画,本有人可加请者,仅选科博物一班,五十金之月脩诚难独任。

大君子倘推好贤之雅,玉成其事,得他处少有补助,再就与姚君一言,师范即可立成。以前时曾有加请日本人之说也,今虽不然,若苏君者,亦何可相失?如不以所言为谬,艺孙处有印成苏君国画及所译英文诗歌小册,及与艺孙一小柬,亦可以知苏君之大概矣。私心彷徨,冒昧上达,敬请钧安,伏乞裁鉴。

治生邓艺孙谨上

邓艺孙(1857-1913)字绳侯,号世白,安徽怀宁白麟畈人,书法家邓石如

的曾孙。邓艺孙是近代安徽教育史上的重要的人物,他七岁丧父,随祖父湖南石鼓书院山长邓传密到湖南读书。光绪末年,李光炯在芜湖创办安徽公学,邓艺孙继李之后担任监督,即校长。周邦道著《近代教育先进传略》一书中,以刘师培撰《邓绳侯先生阙铭》为本,言李光炯在长沙创办安徽旅湘公学,后迁移至芜湖,“易名安徽公学,公推艺孙为监督;网罗时彦,以任教席,赵声、刘师培、苏曼殊、陈独秀、柏文蔚、孙毓筠等,皆与焉。嗣后并创办安徽女子公学,及皖江中学”^①。1906年苏曼殊到芜湖任教,实际是在皖江中学任教,这是邓艺孙与苏曼殊相识之始。二人成为忘年之交。宣统元年(1909)安徽成立优级师范学堂,校址在安庆,邓艺孙为斋务长兼经学教员。宣统三年,武昌起义成功,稍后安徽独立。邓艺孙被推任为安徽省教育司司长,创办省立图书馆和女子师范学校。1912年,因母亲去世而辞职。秋,邓艺孙出任安庆江淮大学校长。1913年1月19日因病逝世。邓艺孙对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都有深入研究,著有《毛诗讲义》、《尚书讲义》和《楚辞解》等,都未曾刊行。他毕生致力于安徽省内的教育事业,为人个性直率,肝胆相照,在清末民初的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威望。

邓艺孙与苏曼殊的相识相知,始于芜湖。1906年夏,应刘师培之邀,苏曼殊到芜湖皖江中学任教,有一个月的时间与邓朝夕相处。当年暑假,他在陈独秀的陪同下,离开芜湖去日本。同年8月苏曼殊回到芜湖,正遇学潮,皖江中学陷入混乱状态,他在给刘季平的信中描绘道:“昨日到芜,此间风潮,愈出愈奇,不可思议,焕卿、薇生与曼日间当拂袖去矣。”^②中秋过后两个星期,他就辞了职。苏曼殊在芜湖时间虽短,但与年长自己27岁的邓艺孙结下了深厚的友谊,二人非常投缘。苏曼殊辞职后,邓艺孙写了一首诗《忆曼殊阿阁黎》托刘师培转交给苏曼殊:“寥落枯禅一纸书,欹斜淡墨渺愁予。酒家三日秦淮景,何处沧波问曼殊?”苏曼殊回《次韵奉答怀宁邓公》:“相逢天女赠天书,暂住仙山莫问予。曾遣素娥非别意,是空是色本无殊。”^③留下文坛佳话。苏曼殊记录1906年夏与邓艺孙的交往说:“怀宁邓绳侯艺孙,为石如老人之曾孙,于其乡奔走教育。余今夏至皖江,就申叔之招。始识先生,与共晨夕者弥月。”^④

邓艺孙在芜湖皖江中学见到性情真率执着的苏曼殊,激赏之至。此信可作证据的是:“艺孙前在芜湖,同人由江南陆军学堂招邀来芜,住赭山一月,长日枯坐一室,除耽研内典名号,不知有所谓世事者,真无怀、葛天之民也。”此番结缘之后,邓艺孙时时牵挂多灾多难的苏曼殊。信中邓艺孙提到“昨有友人及儿子辈来书,言其孑然一身,困饿不堪”。于是,邓艺孙想到邀请苏曼殊到安徽师范学堂任教,以解决其生活困难。信中又提到“去年杨仁山先生在江南开僧学

①周邦道:《近代教育先进传略》,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,1981年,第125-126页。

②苏曼殊著,柳亚子编订:《苏曼殊全集》,第四册,当代中国出版社,2007年,第11页。

③《苏曼殊全集》第四册,第10页。

④转引自马以君:《苏曼殊年谱》(三),《佛山师专学报》1986年第3期,第103页。

堂,邀其西渡担任功课”一事,可据此断定此信作于1909年。杨仁山即杨文会,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教育的佛教学堂——祇洹精舍。据武延康先生考证:“经过一年的筹备,至1908年旧历九月,一切校务工作已准备就绪。应仁山居士的邀请,苏曼殊亦于九月十三日从上海抵达刻经处。此外,向镇江、扬州诸大寺庙召选的僧徒也已到达。十月初,祇洹精舍正式开学。”^①苏曼殊在精舍讲授英文、梵文。大约一个多月后,因唾血症病发,苏曼殊于十二月上旬离开南京回到日本疗养。

信中提到《梵文典》一书,据柳亚子编定《苏曼殊年谱》,1903年苏曼殊二十岁,“入西湖灵隐山,著《梵文典》八卷成,自为之序”^②。1928年柳亚子重定《苏玄瑛新传》,修改为“丁未(1907),在日本,从章炳麟、刘师培游。著《梵文典》八卷,自为序”^③。后来柳亚子又作《苏玄瑛新传考证》,“今既证明《梵文典》成书年岁,在丁未春而非癸卯”^④。丁未春,苏曼殊在日本,这与此信中邓艺孙所称“近时在日本,闻特成《梵文典》一书”正好印证。苏曼殊本人在《梵文典自序》中说“书于西湖灵隐山”,则有学者经考证认为苏曼殊故弄玄虚而致误,实际上是“他一九〇五年小住杭州已萌译此书之意,终于在一九〇七年完成”^⑤。而从此信看来,正是一旁证。若是1905年已经完成,邓艺孙与苏曼殊1906年在皖江中学朝夕相处,如何不知,何至于要“闻特成《梵文典》一书”。

邓艺孙邀苏曼殊前来执教之地为安徽师范学堂。该校于1907年3月开学。邓艺孙时任斋务长,监督(即校长)姚永概,字叔节。从信上看,邓艺孙向姚永概推荐苏曼殊。得姚永概允许,嘱邓艺孙代为函约苏曼殊来校任课,而苏曼殊并无回音。后来姚永概仍找不到合意的教师,又向邓艺孙提出请苏曼殊之事。这段历史在现在的《苏曼殊年谱》及各种传记中,都无记载。而1909年邓艺孙邀请苏曼殊前来却未实现。苏曼殊与安徽师范学堂失之交臂。

此信写给“大公祖”。大公祖,是明清时士绅对府以上官员的尊称。据考证,应当为沈曾植。沈曾植于1906年四月署安徽提学使,留署江西按察使,8月10日到任。1907年5月21日,为商办安徽高等师范学堂事曾致函罗振玉,提到“至于教课之任,则拟就东瀛请文科、理科各一人,最好曾为高等教员者,否则大学毕业有学士资格而曾任教员,或有著述者,月修自二百元至三百元,皖财力止于此,无可如何”^⑥。5月26日,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于安庆,12月28日,沈曾植兼署安徽布政使,是日到任。1908年8月5日,沈曾植“接巡抚篆

①武延康:《太虚大师与祇洹精舍》,《法音》2005年第2期,第18-22页。

②《苏曼殊全集》第一册,第7页。

③《苏曼殊全集》第三册,第176页。

④《苏曼殊全集》第三册,第186页。

⑤毛策:《苏曼殊史事考辨五题》,《中国文学研究》1989年第3期,第102-104页。

⑥许全胜:《沈曾植年谱长编》,中华书局,2007年,第325页。

印视事”^①，8月8日上谢恩摺。沈曾植在安徽任提学使、布政使、巡抚直至1910年离开安徽去沪。因此沈曾植1909年是安徽的最高行政长官，既是布政使，又是巡抚。另外，沈曾植在安徽主持创办安徽高等师范学堂，与当时安庆名士马其昶、姚永朴、姚永概、方守敦、胡元吉等人交往密切，他们交往唱和的记载多见于其年谱。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的聘师要求、月俸多少，沈曾植反复斟酌过。沈曾植与邓艺孙亦有交往，邓艺孙的墓地在安庆五横乡虎山村。墓碑的篆书碑文就是沈曾植所题：“故世白邓绳侯先生之墓”。因此，沈曾植既符“大公祖”之称，又符信中“大君子”之称。大君子，是对道德、文章受人尊仰或地位高的人的称呼，以沈曾植的学问及名望，显然是符合此称的。邓艺孙想提高省师范外聘教员的薪俸，写信给沈曾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

从《沈曾植年谱长编》来看，沈曾植曾于宣统元年（1909）十一月因病上奏请辞：“署司少长京华，体宜寒土，服官赣皖，均在江乡，风湿所侵，种成胛肿。近复肝阻上僭，头眩心忡。旬月以来，休暇已将百日。皖省万端待理，藩司总财政之枢，金布令严，军需事重，未便以孱躯充位。”^②可以揣测，接到邓艺孙的信件正是沈曾植病痛之中，休暇之日，并未去理政务。所以这封信之后，苏曼殊并未成行。但是，苏曼殊与安庆的缘份也并未终结。1912年，安庆创办江淮大学，邓艺孙为校长；陈独秀创办私立安徽高等学校，聘马其昶为校长，自为教务长。在陈、邓二人的邀请下，当年农历十一月初五早晨，他便和郑桐荪从上海到达安庆，执教于陈独秀创办的安徽高等学校。1913年1月19日，邓艺孙卒。1913年的夏天，苏曼殊离开安庆赴上海，岁末赴日本治病。在安庆实际居留了半年多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安徽省图书馆

^①许全胜：《沈曾植年谱长编》，第330页。

^②许全胜：《沈曾植年谱长编》，第337页。